



黄豆
志
飞
舞

黄豆豆 著

feibu

 SMPH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上海音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豆志飞舞 / 黄豆豆著.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80751-097-0

I. 豆… II. 黄…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J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6742 号

书名: **豆志飞舞**

作者: 黄豆豆 著

策划: 粟奕

责任编辑: 黄惠民

装帧设计: 袁银昌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 200020

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社网址: www.shwenyi.com

上海音乐出版社网址: www.smph.sh.cn

营销部电子信箱: market@smph.sh.cn

编辑部电子信箱: editor@smph.sh.cn

印刷: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24 印张: 9 图、文 212 面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8,000 册

ISBN 978-7-80751-097-0/J.074

定价: 3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电 话: 021-58925888

豆
志
飞
舞

黄豆豆 著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上海音乐出版社

目 录

豆

序 谭盾 6

引子 11

出生 · 耳朵 · 手 16

童年 16

花瓶事件 20

小学 23

纯真年代 27

志

考学之路 32

我的“舅舅” 37

寒窗苦习 39

初登舞台 46

叛逆年代 49

《醉鼓》 53

魔鬼式训练 57

第一块金牌 63

春节晚会 67

南征北战 69

背水之战 71

飞

现代舞 81
假期间奏 85
大学生活 89
《秦俑魂》 97
香港舞蹈节 101
初上岗位 106
站起来 114
《闪闪的红星》 119
《勇气的握手》 122

舞

寻根之路 130
缘起戏剧 137
过把瘾 143
窗外的天空 148
起点 157
远征的日子 160
关于《融》 165
非常对话 169
奥运 8 分钟 174
少林 178
爱人 · 《爱人》 184
夫妻西行 187
三十而舞 195

后记 206

黄豆豆艺术简历 208



从但丁地狱冰激凌开始

谭 盾

在纽约的格林尼治村有一家“但丁地狱冰激凌”，这家小店的第一个临窗桌子永远空着，桌上总是放着“已预定”的牌子。据说，这是意大利老板娘专门给那些交流“天堂与地狱”经验的人留的座。我和豆豆的初遇就在这张“但丁”的桌子上。

初见豆豆，我吓了一跳。之前曾在中央电视台看过他的舞蹈，对他的印象是高大，而站在我面前的俨然是个异常朴素的小个子。

我们的对话从纽约“村里”的地气感受和风水体验开始。我们都觉得离开家乡看家乡更近、更清楚，就像风水先生说的“离开自己看自己更准确”。豆豆谈话喜欢比划，用身体写字，我谈话喜欢哼哼唧唧，用声音画画。从那时起，我就发现，我们的相遇就如各自的谈话风格一样，直接、没有道理，也没有策划，只想很随意。除了男女、家庭、自我，我们谈的最多的就是舞蹈和音乐，确切地说是“舞蹈中的音乐和音乐中的舞蹈”。我一直想找到一种音乐的视觉，而豆豆的身体就是节奏，那时，我忽然有种在大海里捞到了针的感觉。

我们开始在但丁的桌上想象着把埋在地狱中的宝藏搬到天堂去。我们谈到古代的乐舞，说好要把那些遗风演化成今天的舞乐。

我说，你可以把敲钟人的每一锤都变成舞蹈。

他说，那你也可以让舞者的每一个动作都变成奏乐。

几周后，我们带着乐舞和舞乐的梦想回到上海，于是便有了“上海国际青铜艺术周”上的《周朝六舞图》。在我们的《周朝六舞图》中，舞蹈是音乐，音乐是舞蹈，地狱是天堂，天堂是地狱，一切都像我们在纽约那张但丁的桌上说定的那样。从那以后，我们便成了好朋友，又一起做了几件大事，如《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和歌剧《秦始皇》等。舞蹈家编舞就像作曲家指挥一样，理所当然，原汁原味。我最喜欢看豆豆在自己编导的作品中担任重要角色独舞，就像我喜欢看巴兰钦跳舞和听斯特拉文斯基指挥他自己的《春之祭》一样。看豆豆的舞蹈，好似在听他的音乐，他的身体不停地“演奏着”。那是一种“血在流、魂在漂”的理想真实。我坚信，他是当今世界最杰出的舞蹈家之一。

去年，我刚写完歌剧《秦始皇》，就想到了豆豆，因为我永远忘不了他跳的《秦俑魂》。《史记》中李斯描绘的秦乐以陶、瓦、石、箏为乐器，男人和女人的吟唱轰轰低鸣，以捶胸拍腿为伴奏。我把这些历史描述演化成了乐谱——不光记录音符、音色，也包含了动作的表达。接着，我把这种“视听乐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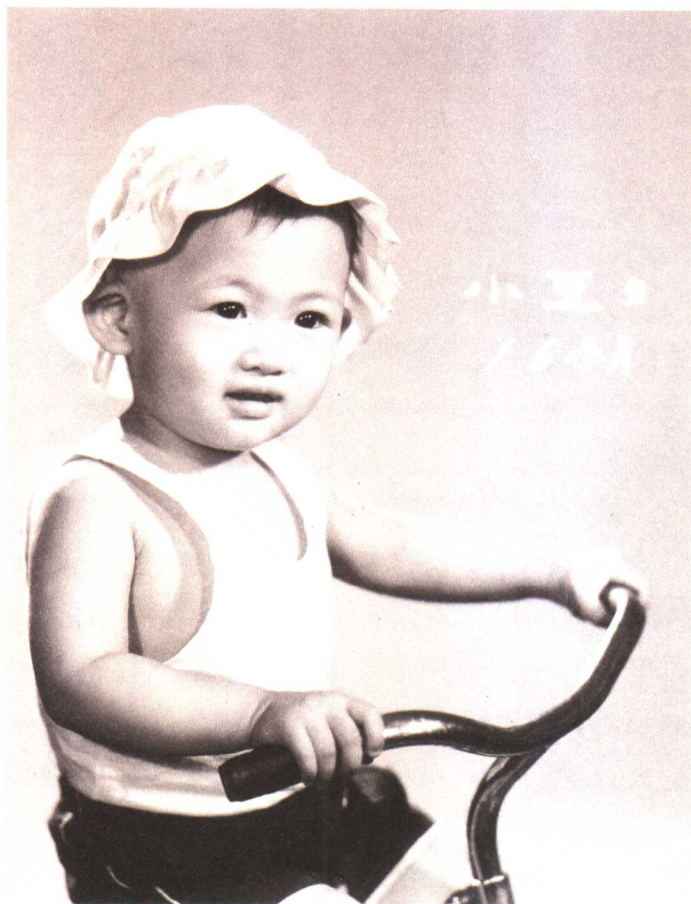
交给豆豆，问他是否可以把纸上的音符变成舞蹈，豆豆说可以。接着，他便去了纽约看排练场、选演员，回上海和我一起在《秦始皇》工作坊中“漫游”。

2006年的深秋，我和豆豆有40天都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地底下那个巨大的歌剧制造厂里排练。这所世界最著名的歌剧院殿堂的地下三层有无数个巨型的“灵魂工厂”，它们为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和舞蹈家们提供了想象无边的空间。我们和导演张艺谋、京剧大师吴兴国、服装大师和田惠美、舞美大师樊跃以及执行导演王潮歌天天在此修炼。身处地下的我们逃离了世俗，避开了尘世，好让我们的理想经过地下的努力得以在地上实现。首演的那天，全世界都在谈论《秦始皇》。

现在回想起来，真像第一次和豆豆在“地狱冰激凌的但丁桌上”聊的那样——把地底下的财富搬到天上去！豆豆的舞蹈做到了，而且做得真漂亮。



2007年春于北京—上海之间





豆
志
飞
舞
www.Dow Huang



“无法完成的使命” 总在进行中。

引 子

如今很多人都爱出书，不论是商业的，教育的，艺术的。尽管有方方面面的老师及朋友向我提及过此事，其中不乏有人已有了不错的 idea，但从小学时代起就一贯调皮捣蛋、不知努力的我，自知与同龄人相比在文笔上“稍逊风骚”，故多次推托。

怎奈许许多多的机缘与巧合，让我有机会重新考虑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我深知就自己目前这薄弱的文字写作能力和繁忙的工作日程，要想在短期内完成随笔绝对是“无法完成的使命”。较乐观的估算，至少也得列个“五年计划”。

时间总是在悄然不觉中飞速流逝，人的一生能完成几个自己亲手制定的“五年计划”？一个舞者，又能在舞台上拥有几个五年？从 1995 年春节晚会上表演《醉鼓》到今天已是 12 年，整整一个大轮回的年限周期。12 次春夏秋冬的交替流逝，对于任何一个曾经历过风风雨雨、大起大落的人来说，都足以让人感慨万千。当然，对于一名有些成绩的舞者来说，则包含着更多的集酸甜苦辣、悲欢哀乐、成功失败、掌声与误解为一体的多重意味。

最终迫使我下定决心启动这个“五年计划”的直接动机源于 2003 年 7 月的一场手术。

当时我正在导演一台名为《真爱无言》的抗击“非典”主题晚会。因为劳累，我的嗓音竟嘶哑到只能用“假声”讲话的程度。那台晚会的制作时期仅限 3 周，我不但自己担任总导演及主演，更担任起了“演出脚本”的写作工作。如此艰巨的创作任务，对于我这个大学专业为“舞剧表演”的舞者在工作能力上来说真是“有相当的突破”。一直到临近首演前夕，我连“假声”也说出来了，当时几乎是只能用“气声”与“手

势”，“手机短信”或“E-mail”与人交流。无奈之下被家人“绑入”医院，专家诊断结果为：声带息肉，立即手术切除。

手术是于2003年7月9日下午2点在上海五官科医院进行的，尽管那不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手术，但我还是显得异常紧张，甚至比记忆中自己第一次上台表演时还要紧张。（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尽管是男孩子，可我从从小就特别惧怕打针吃药。据父亲反映：我刚满三岁时，他第一次带我到工厂的医务室打预防针，前后竟用去20多分钟。当然，前20分钟是在我和医生之间的“逃窜与追捕”状态下度过的。事后，所有医生护士一致反映：这孩子太“皮”了，不过体力真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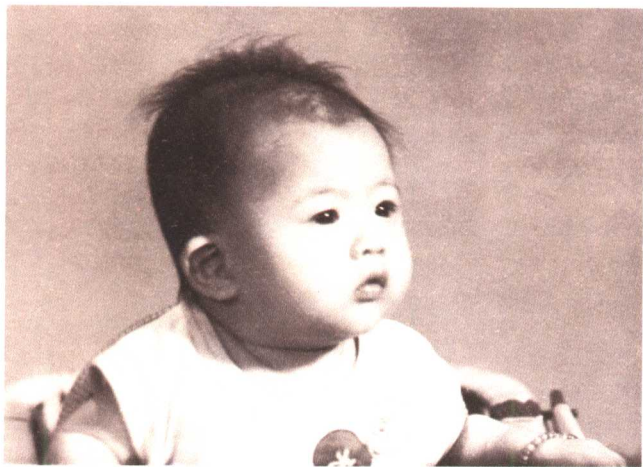
当天，在一剂“镇静剂”注射后，我被推进了手术室。与以往不同，我发现今天的手术室气氛显得格外轻松，原来主刀医生周梁博士料定我对音乐特别敏感，为了缓解我的紧张情绪，分散我的注意力，特别为我准备了一张CD——《欧美怀旧金曲》。这份特殊待遇对我还真管用，我的心态开始慢慢平静下来，也许是麻药的作用，我有点想睡觉了。这时、就在这时，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

我耳边突然传来了自己最熟悉的歌声“Say you say me ……”，当时我内心真是百感交集，因为，这首歌，正是一部描写一名舞者不平凡的奋斗经历的美国怀旧老片《White Night》的电影主题曲。十多年前，少不经事的我正是看了这部电影才第一次明白何谓舞蹈，也正是片中的男主角——20世纪舞坛泰斗Mikhail Baryshnikov的艺术风采，让我下定决心，卷起铺盖，远离家乡，独自闯到“大上海”学习舞蹈。

此时，熟悉的旋律正在耳边回响，麻药的作用似乎越来越强了，我的意识也越来越模糊，可偏偏记忆中当年泛黄的电影画面此刻却越来越清晰。我流泪了，是的，作为舞者，一类特别感性的人群，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事件、特定的时间的作用下，我无法控制住自己的眼泪。

霎时间，我的意识回到了自己生命中记忆的源头。

出生·耳朵·手



幼年的耳朵好似“速冻饺子”。

1977年2月27日深夜11时30分，我出生于浙江沿海小城——温州。

父亲是温州剪刀厂的普通工人，母亲在当地一家小小的布店里上班，主要工作是用锋利的剪刀将布料剪成顾客需要的尺寸。用父辈们的话来说，我们的家庭成分真的是很“干净”。

根据当地的习俗，妇女在确定有身孕后应绝对静止接触“刀、剪”之类锋利之物，老人们总认为那对孕妇和胎儿来说都很不吉利，尤其据说多用剪刀会导致胎儿成“三瓣嘴”（真是

够迷信的）。可由于家里的经济条件实在不好，母亲只能选择继续工作。所以，当我出生之时，母亲向护士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当时所有人最关注的有关婴儿性别的问题，而是：“我家孩子的嘴好吗？”

护士答曰：“产儿嘴型正常，只是耳朵招风非常厉害。”

针对我那两只犹如时下各大超市均有销售的“速冻饺子”般的“招风耳”，家人真的没少操心，幼小的我也确实没少遭罪。父亲甚至曾用橡皮膏将其牢牢固定在我的脑后，以致几日后令我头部表皮过敏，个别部位甚至溃烂。其实，这点小毛病对于

体弱多病的婴儿时期的我来说，实在算不得什么。从我出生到满月的成长史，简直就是一个初生婴儿与病魔的“搏斗史”。

出生后的第二天，父母将我由医院带回家中。当日正值正月十二，天寒地冻，全家上下忙着生火烧水，为的是能给初生的婴儿洗个像模像样的热水澡。待一切准备就绪，父母在祖母的辅导下，将我的“御寒武装”层层卸下，当我的第一只小手展露在家人眼前时，大家都被弯曲犹如鹰爪并异常僵硬的小手所惊呆。初为人母的妈妈见此惨状不禁失声痛哭，好在祖母算是经历过“人生的大风大浪”，示意快快查看另一只手，或许还尚存一丝希望，哪知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之后的几日，父亲抱着被裹在被褥中的我，到当时城内的许多家医院求诊，但结果均被诊断为“先天所致，实属罕见，无药可救”。这一现实对我们当时的小家庭来说，真是莫大的打击，左邻右舍中甚至有人曾断言：“这孩子将来连自理能力都会有很大问题。”

无奈之下，家人只能采取一些民间的“土方”，如热水敷、酒精擦拭等等给我试用。为了让我可以“享受 24 小时的全天护理”，父亲和正在“坐月子”的母亲，甚至采取了“车轮大战”式的交替班时间表为我做治疗。就在全家都心灰意冷之际，我的病况居然有了转机，最后奇迹终于出现了。于是，针对这一现象，左邻右舍又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有人说还是老祖宗传下的“土方”管用；有人说这是老天爷开恩；有人说是这孩子命硬、福气大；我的外祖母是虔诚的基督徒，她断定这是上帝的神迹。

而今天，作为当事人的我看来，自己之所以会战胜病魔，完全是因为我的家人用他们的爱拯救了当年幼小的我。

是的，当时包括家人在内的所有人，谁都不曾料想到我将会如此幸运地拥有一双健全的手，更不敢想象那个曾经长着一双弯曲犹如鹰爪并异常僵硬的手的婴儿，将来会成为一位舞者——最善于运用肢体表现思想与情感的人。

说来也是蹊跷，自从开始尝试舞蹈创作以来，我自己总是在有意无意中特别强调



我童年最酷的海军服是爸爸亲手裁制的。

舞者“手部”的表现力，甚至在2000年与艺术大师谭盾老师合作的青铜乐舞《周朝六舞图》中，就有一段3分多钟的独舞，是作为舞蹈编导的“我”，特意为作为舞者的“我的手”而创作的。也正是因为这个作品，我在谭老师的鼓励下开始走向自编自演的舞蹈之路，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名舞者。很难想象这一切的一切竟然源于一双手，一双来之不易的手。因为“他们”，我有了异乎常人的幼年经历；因为“他们”，我更加感受到家人对我的爱；因为“他们”，我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舞蹈语汇；也正因为“他们”，现在我得以坐在长途客车上通过键盘“敲打”出关于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故事……

此刻，看着“他们”，我笑了——这双来之不易的手。